

经学通论

一函
五册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書

論尙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尙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以尙書爲最先亦以尙書爲最糾紛難辨治尙書不先攷今古文分別必至茫無頭緒治絲而棼故分別今古文爲治尙書一大關鍵非徒爭門戶也漢時今文先出古文後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漢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齊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皆今文立學者也費氏古文易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學者也其後今文立學者皆不傳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謂今古文之分尙書最先者史

記儒林傳舉漢初經師詩自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禮自高堂生
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毋生董仲舒皆今文無古文惟於尙書云孔
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是漢初已有古
文尙書與今文別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尙書爲最先也謂今古
文以尙書爲最糾紛難辨者太史公時尙書立學者惟有歐陽太
史公未言受書何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而漢書儒林傳云司馬
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然則史記引書爲歐陽今文乎抑安國古文乎此難辨者一漢書
藝文志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
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儒林傳曰世
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
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

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
于世據此則漢時古文尚書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書一張霸之
百兩一杜林之漆書此難辨者二東晉梅頤獻古文尚書孔安國
傳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傳爲真馬鄭所注爲張霸僞書宋儒以
孔安國書爲僞近儒毛奇齡以孔氏經傳爲真馬鄭所注本於杜
林漆書者爲僞閻若璩惠棟則以孔氏經傳爲僞馬鄭所注本於
杜林者卽孔壁真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又以孔氏經傳與馬
鄭本於杜林者皆僞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真此難辨者三錫瑞
案張霸書之僞漢書已明辨之孔安國書之僞近儒已明辨之馬
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者是否卽孔壁真古文至今猶無定論故
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也若唐元宗詔集賢學士

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乃以當時俗書改隸書與漢時今文不同文獻通考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時又有古文尙書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據阮元曰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漢時所謂今文今謂之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與孔廟等處漢碑是也漢時所謂古文今謂之古籀世所傳鐘鼎石鼓與說文所列古文是也隸書漢時通行故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古籀漢時已不通行故謂之古文猶今人之視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

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錫瑞案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見許氏說文自敘伏生爲秦博士所藏壁中之書必與孔壁同爲古文至漢發藏以教生徒必易爲通行之隸書始使學者誦習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始用篆文書不通行後卒改用今體楷書觀今人不識篆文不能通行卽知漢人不識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漢時立學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學也古文尙書之名雖出漢初尙未別標今文之名但云歐陽尙書夏侯尙書而已劉歆建立古文尙書之後始以今尙書與古尙書別異許慎五經異義列古尙書說今尙書夏侯歐陽說是其明證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

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旣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旣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尙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

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子外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案段氏解讀字甚精龔氏通翻譯解讀字尤確據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異之故學者不必震於古文之名而不敢議矣

論伏生傳經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當數書序與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尙書其後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尙書者始自伏生伏生傳經二十九篇見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無所謂二十八篇者乃孔穎達正義云尙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錫瑞案此引論衡法四七宿之

說而遺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謂孔臧書不可信王引之謂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及漢書劉歆傳臣瓚註蓋晉人始有此說據段王說則今文二十八篇之說非是孔臧書卽僞孔叢子所載也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尙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註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陳壽祺皆以論衡爲傳聞之誤則其言尙書篇數亦不可信而卽論衡之說考之亦自有不誤者正說篇云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

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
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
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據此則王仲任亦以爲
伏生傳鼂錯已有二十九篇與馬班說不異其以爲益一篇而二
十九篇始定者蓋當時傳聞之辭仲任任非必堅持其說而其說亦
有所自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
湯誓五般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
一大誥十二葉夢得云伏生以大誥列金縢前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
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
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鮮誓二十
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釋文王若曰庶邦
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故或謂今文二十九篇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而以大誓當一篇者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也或以書序當一篇者陳壽祺左海經辨是也案以書序當一篇經義述聞已辨之矣以大誓當一篇大誓荅問已辨之矣當從大誓荅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數大誓書序爲是惟龔氏論夏侯歐陽無增篇無解於釋文所云歐陽夏侯既無增篇又并二篇爲一則仍止二十八而無二十九矣史記周本紀云作顧命作康誥康誥卽康王之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後歐陽夏侯乃合爲一疑因後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而攙入大誓此夏侯篇數所以仍二十九歐陽又分大誓爲三所以篇數增至三十一也論衡所云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乃據其後言之云伏生傳鼂錯適得二十九篇乃據其先言之如此解則二說皆可

通而伏生所傳篇數與博士所傳篇數名同而實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書正義謂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史公不應謬誤至此其說非是漢所得大誓今殘缺考其文體與二十九篇不類白魚赤烏之瑞頗近緯書伏生大傳雖載之似亦說經之文而非引經之文故董子但稱爲書傳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僞孔古文以此大誓爲僞遂致亡佚近人以爲不僞復掇拾叢殘而補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志增二十四篇爲十六卷見孔疏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書漢立學今傳誦者也孔氏壁藏之書漢不立學今已不傳者也書旣不傳則眞僞不必辨而旣考今文之篇數不能

不并考古文之篇數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書正義曰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秦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秦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

八篇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
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
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
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
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
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
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錫瑞案孔疏以
僞孔古文爲眞以鄭註古文爲僞誠爲顛倒之見而所數篇目必
有所據其引鄭註書序益稷當作棄稷冏命當作畢命云增二十
五篇據僞孔序文實當作二十四蓋作僞孔書者知伏生二十九
篇不數泰誓與序遂誤以爲二十八篇而不知當數康王之誥也
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

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二說不同桓云四十五卷
蓋不數序五十八篇兼數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則并數序五十七
篇不數武成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比桓譚
時少一篇矣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可據俞正變謂藝文志本
注云五十七篇者與眾本皆不應七是誤文正義引劉向別錄云
五十八篇八亦誤文輕詆前人殊嫌專輒襲自珍不信大誓極是
而必以爲博士無增大誓之事則二十九篇之數不能定乃謂劉
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爲誤則亦未盡得也

論尚書僞中作僞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
多僞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

孔子所定之經惟尚書真僞難分明至僞中作僞屢出不已者其
故有二一則秦時燔經尚書獨受其害漢書藝文志曰及秦燔書

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據此則易詩二經皆全未嘗受秦害也史
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
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此則禮雖因焚書而
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傳今猶完全亦未嘗受秦害也
獨尙書一經史記云秦時焚書亡數十篇漢書云書凡百篇秦燔
書禁學漢興亡失論衡正說篇云蓋尙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
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
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
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又云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
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

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祕百篇以較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有百兩篇矣據此則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殘缺不全王充且以爲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祕於中而不得見學者旣不得見而徒聞百篇之名遂有張霸出而作僞後之作僞孔古文者正襲張霸之故智也張霸與孔皆僞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馬鄭註古文十六篇世以爲孔壁真古文而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旣無師說眞僞難明史漢皆不具其篇目劉逢祿以爲逸周書之類非眞古文尙書證以劉歆引武成卽逸周書世倖解似亦有據其書旣亡是非莫決此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者也一則今文古文